

## H 草木芳华

## 声色三角梅

■ 龙秋华

海南多花,从春到冬四季不息。特别在春季,整个海南岛简直成了花海洋花世界。随便一驻足,红的、白的、紫的,一团团,一串串,姹紫嫣红五彩缤纷。有的像天真烂漫的孩子一般开怀大笑,无拘无束;有的如情窦初开的少女一样含苞待放,半启芳唇。

在海南岛上的每一个角落里,三角梅都唱主角。庭院里,斜坡上,公路旁,不是一朵一朵地开放,而是一簇一簇地燃烧。夏秋两季,它们养精蓄锐积攒能量,冬天一到遍地开放。尽管没下过雨,也没人悉心照料。它们就好像穷人家的孩子,只要上天恩赐阳光,就会卯足劲儿盛开。

知道三角梅花,还是我读小学五年级时。那时音乐老师教我们唱一首《老师窗前有一盆三角梅》的歌,歌词至今倒背如流:“老师窗前有一盆三角梅,小小的红花藏在绿叶间,它不是为了争春才开花,默默地把芬芳洒满人心田……”歌词大意是赞美人民教师如三角梅一样无私奉献,鞠躬尽瘁。当时唱得我们热血沸腾,很多同学改变理想长大以后当老师,像三角梅花一样崇高,与世无争。而我初次见到三角梅花,则是十多年以后了。

那一年,我到海南三亚打工,初踏上琼岛,绿化带红红火火的花朵就吸引了我,同行的老乡介绍说这是三角梅。而我真正了解三角梅花,是在亚龙湾一家度假酒店当园林工时。当年我所管辖的卫生区域内,生长着几盆郁郁葱葱的球形灌木,长期开着紫色的花,低调、淡定,有的还遮遮掩掩羞羞答答藏匿于绿叶下面。它没有玉兰花的洁白无瑕,也没有茉莉花的满树馥郁。它只是散发一股淡淡的清香,路人经过,面容平静来去匆忙。我悄悄请教同事:这是什么花?一点也不起眼。同事说是三角梅花,又指着攀援支架开满红艳艳的花说,它也是三角梅花。同事还介绍说三角梅花朵颜色不同性格各异,开红色花的外向、活泼,花期急不可耐;开紫色花的内敛、含蓄,花期也姗姗来迟。从那时起,三角梅花,就成了我记忆深处的圣洁之花,它默默无闻淡泊明志。一日上网,QQ群里碰巧有人解读三角梅花语:有爱,生命就会开花。我眼前晃过一树一树的三角梅。

宿舍旁边有一道长长的高高的围墙,里面是高档小区,围墙隔阻喧嚣也标识身份。三角梅不受世俗偏见,每到花开时节,一嘟噜一嘟噜探出头来打量世界,仿佛向人们热情地招手,幸福地微笑。这时,小鸟也来凑热闹,站立三角梅枝头叽叽喳喳欢蹦乱跳,惹得行人争相留念,玩自拍,秀合影,背景就是围墙里伸出的三角梅,还有几只多情的小鸟。行人拍下美丽的照片和小视频,迫不及待想把美丽晒进微信朋友圈里分享。三角梅花枝漂亮,茎却多刺,亲密接触容易划伤肌肤,不可轻易触摸。我每次下班回家或散步回来,碰见路边盛开的三角梅,顾不得枝头上刺,经常摘一两朵拿回宿舍,放到水杯里养着,也经常捡三五朵带回酒店大堂,抛进水缸里漂着;还有那天南海北的游客,追到天涯追到海角赏三角梅花。赏出了名气赏成了名片,当之无愧成为省花。

相对海南生长的各种美丽的花,三角梅“个性豪迈”,热情奔放。它还有个令人向往的美名:遍地黄金。印象里,酒店北面的斜坡地,种过蜘蛛兰、变叶木、金脉爵床,一茬一茬无疾而终。园林工人无奈地摇头:土层贫瘠碎石头多,太阳一天晒到晚,种什么都没法成活,劳而无功。我建议:试试三角梅吧,它好种易活,耐旱抗病。园林工人言听计从,说干就干,一把镐头就是全部工具。南面斜坡地三角梅密密丛丛,移栽过来一株一株种满北坡地。没过几天,三角梅长出新芽。又过几个月,花枝摇曳满地了。然而,它刚刚落地生根安家落户,接连一个星期干旱。环顾四周,彩叶扶桑、龙船花、黄心梅全都耷拉着头,饥渴难耐;三角梅却神情自若面不改色。干旱持续两个多月,我一桶水一桶水提过来浇灌,以解燃眉之急。周围的彩叶扶桑、龙船花、黄心梅元气大伤枯枝败叶,三角梅却依然生机勃勃,精神抖擞。

## H 浮世绘影

## 瓜棚看瓜

■ 游黄河

田里种了很多的西瓜,一到夏天,父亲就在田埂上搭建起了一个棚子,作为看瓜之用。棚子是人字形状,还有一扇门,三个窗子。

说是门,其实只是木栅栏。把茅草排在一起,两面都用三根棍子夹在一起,然后棚的两边用两根木桩子固定,把栅栏放到木桩子里,就是一扇门。

棚子是用茅草和竹子搭建而成的。放一张竹床在里面,把席子铺上,就是一个安乐窝。父母回家去了,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在瓜棚里守着。

乡村的夜总是那么静谧。树影憧憧,有风来,我和姐姐站在田埂上,看着天上的星星,等到月亮起来了,我们更不怕。我们把竹床拖到棚子外面,躺在上面,看着深蓝的天空,那些星星朝我们眨眼,一闪一闪的,我问姐姐,想不想上去,姐姐说,她只想吃瓜。

守着瓜地,瓜随便吃就是了。我飞快地跑到田里,随手摘了一个。可是没有刀子,我用小拳头砸,砸不破,姐姐和我一起都用小拳头砸,可是也不破。我想了想,就一屁股坐了上去,姐姐大声地喊,算了算了,我不吃了。

我想真是有意思,你不吃,我吃。等我把瓜砸开,却没有熟。白色

忽然我听到母亲喊我,我愣了一

下,母亲又喊,我这才听清楚了,姐姐说话了,她说,是妈妈来了。我心里很有些恨她,怎么这时候才来。

母亲叫我和姐姐都回家里睡。黑黑的天,姐姐拉着我的手,虽是很熟悉的路,我却走得跌跌撞撞。母亲后来把我背在背后,我一直都是迷糊的,至于什么时候到家,什么时候睡下的,都不记得了。

我喜欢去瓜棚那里玩。母亲在田里锄草,父亲在远一点的地方给瓜果搭架子,太阳热辣辣地晒下来,我在瓜棚阴凉的地方,抓着蚂蚱。把蚂蚱放到一个透明的玻璃瓶子里,看它上上下下地蹦跳着,怎么也跳不出来。它那绿色的翅膀,不断地颤抖闪动,姐姐从远处打了一暖瓶泉水,放在地上,抹了一把汗水,然后走过来,拉着我的耳朵说,天天就只知道玩。

其实姐姐也不喜欢上学,却老说我不愿意学习。我倒是喜欢读书,可是西瓜没有卖,家里人哪里肯给我买故事书呢。

母亲在瓜田里,种了一些我们喜欢吃的瓜,有菜瓜,金瓜,香瓜。特别是金瓜,看起来小小的,圆圆的,可是吃起来又香又甜。你要选那种金黄色的瓜,最好上面还有几丝细细的裂缝,摘了,拿在手上,一拳头砸下去,香气

四溢,里面一排排的子粒,是最甜的。

我们也抓到过偷瓜的人。那是一个中午,一点多钟的时候,有一个人从远处走来,我和姐姐都在瓜棚里。那人直接走到瓜田里,摘了一个西瓜,竟然不走,就坐在瓜棚不远的田埂上,吃了起来。我和姐姐在瓜棚里竟然一点都不知道。还是父亲过来,看到那人了,那人也不慌张,朝我父亲走了过来,笑嘻嘻地说,路过这里,正好口渴,就摘了一个瓜。

乡下,路过的人摘个瓜吃,不算什么,都是田里长的,就当少长一个吧。父亲总是这样说。

倒是有一次,有三个小学生,过来偷瓜。他们砸了一个又一个瓜,把半边田都弄得乱糟糟,父亲追来的时候,那三个学生飞快地跑。父亲也不是想把他们抓到怎么样,就是想喊住他们,叫他们不要把田里的瓜都弄坏了,谁知道一个学生跑得快,重重地摔了一跤,头都摔破了。父亲后来送了好多瓜给那家人。

等到西瓜卖了,家里人说我们看瓜有功劳,给我和姐姐都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。我要的是三本连环画,姐姐要的是一个小钱包。

从那时候开始,我就懂得,靠自己的劳动,是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

## H 诗路花语

## 村子香了

■ 陈才锋

炊烟漫上天空。村子香了  
风留在远处  
青山成了主心骨,绿水  
没有回家的念头  
让呼喊声跟着焦急、等待、担心  
从此,蜜蜂蝴蝶常住  
变着法,高兴  
带足了响声

## 春天的序言

■ 肖东

人间四月,千里莺啼俨然  
这个季节的开场白  
词语温润  
春日迟迟,卉木萋萋  
杨柳风只不过轻轻吹送  
便是阵阵花草香

在祈祷中,在期待中  
雨珠在每片树叶上颤动  
多少春色  
满园已关不住  
无边光景  
恰如在梦里用脚尖踏响

我继续走向春天  
欢欣在心底深处泛滥  
灵魂雀跃着  
享受这大好时光  
即使有乡愁不停呼唤  
也都靠边站

## 紫丁香的心

■ 罗曼

春风的任性,超出了我的想象  
她描红了桃花  
刷白了梨花,涂粉了海棠花  
还抹黄了油菜花  
在这让人微微发热的暖阳里,我想去看看  
昨夜梦见的人了  
我踏上小桥,穿着没有褶皱的白裙子  
怀着刚刚有了颜色的  
紫丁香的心

## 日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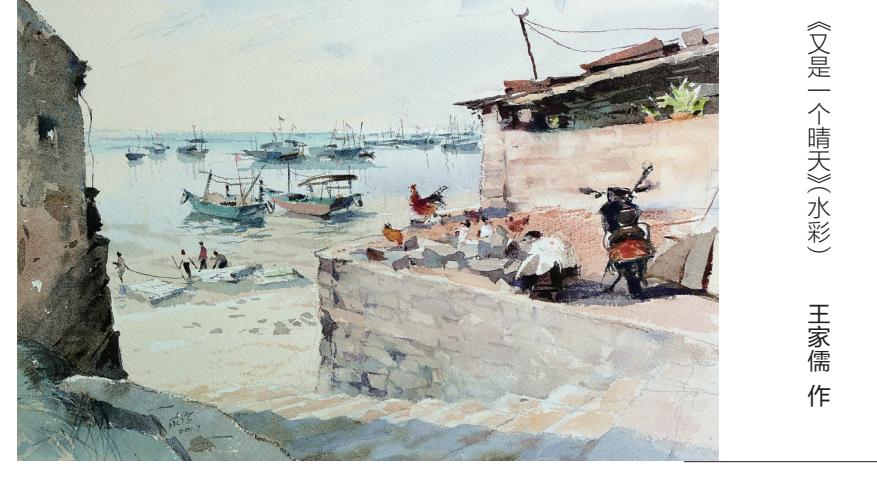
■ 王明远

就在那片原野上  
筑一道通透的篱笆  
盖两间草房 种一片菜地  
东边养鸡 西边养鸭

我要过一回鸡鸣成群的日子  
赶一群鸭子下河 云水间穿行  
领一帮小鸡上山 喊天喊地喊日月

夕阳西下  
灶膛里我撑起了天地  
微风吹过 炊烟渐渐横起  
隔开了白天与黑夜 也隔开了喧嚣与宁静

哄鸣回家  
一声声古老的民谣乡野间飘散  
篱笆墙里 茅草屋内  
一铺厚实的大炕上  
睡来了黎明 睡来了自然醒



## H 冷暖人间

## 母亲的衣篓

■ 赵承宁

二十二年前冬季腊月的一天,母亲刚迈过88岁那道坎,就匆匆离开了人世。那天凌晨,我们居住的小区,胡同小巷一派萧瑟寂寥的严冬景象,母亲选择了这个清静的良辰,悄悄地走了。在弥留之际,母亲不曾唠下半句遗嘱,只是用痴呆的眼神,看了一下置放在床头的一对衣篓,然后缓缓地微合双眼,诀别瞬间,她的神态从容,安详。

母亲的遗物本不多,除了一些半新旧的衣服,剩下的就是这一对颜色斑驳的衣篓。

这对衣篓是外婆给母亲的嫁妆,它陪伴着我父母走过了婚后七十年相濡以沫的岁月。在我的童年时代,家里除了这对衣篓,再没有别的家具。那时,母亲常说,外婆走后,衣篓就成了她追忆外婆时的一种精神寄托。

母亲一生勤俭持家,过着清贫的日子。她对家里的东西都十分爱惜,尤其是对这对衣篓的呵护程度,达到了令外人无法理喻的境地。夜深人静,母亲独自一人时,她会习惯地用双手怀抱衣篓。此刻,只有母亲心里明白,她这么做,是在用心与衣篓紧紧交融,来品味寂寞与回忆给她带来的安宁。母亲向来为人低调自卑,在她的潜意识里,她始终觉得,旧社会像她这样出身贫穷农家的女子,出嫁时能有一、二件娘家送的东西作为嫁妆,就已经足够体面了。几十年来,或许是母亲和娘家亲戚相隔太远的原因,使得母亲往往在独处的时候,更多的只能把自己对外婆的感恩之情和对娘家亲戚的牵挂,寄托在与衣篓的无言对话之中。

解放前,老家乡下的不少百姓人家,都有类似我家这种用两层藤片里外夹着菱叶编织而成的衣篓。这种衣篓既防水又轻便。老百姓躲避战乱时,把全家人的衣服装在衣篓里背起就跑,也可以埋在房前屋后的地底下。母亲对衣篓的情结,还蕴含着一种家国情怀。抗日战争时期,家乡一常遭遇日军的扫荡抢粮。母亲和家乡支持抗战的群众,把平日从嘴里节省下的一些粮食,装在衣篓里,埋到地底下,做为支援琼崖抗日队伍的支前粮。母亲还曾经对我说过一件事:1942年底,日军到我们老家一带烧杀抢掠,当时母亲背着出生刚满月的二哥,跟着十几位乡亲,就躲藏在村边树林的竹刺丛中。母亲担心我二哥哭出声来,被日军发现,连累乡亲,于是把二哥放进衣篓中,然后用篓盖掩盖着,等日军马队跑过竹刺丛后,母亲才把篓盖掀开。二哥被憋得脸发青,差点就夭折了。事后,逃难的乡亲对母亲这种深明大义,为他人着想的举动十分感激。

母亲出生在一个善良淳朴的农民家庭。我的外婆共养育一子四女,母亲在四姐妹中排行老大。在国亡家破的危难时期,外婆义无反顾地支持家中唯一的男孩(我的舅舅)参加了抗日革命队伍,后来,舅舅在解放战争时期光荣牺牲后,外婆强忍着痛失儿子的悲伤,仍像往常一样坚强地支撑着一个家。每当母亲对我说起这些往事时,她都很宽慰地说,外婆对于舅舅的死,想得明白,说自己养育了一个好儿子,为了家乡穷苦人民的翻身解放而死,死得其所。外婆的言传身教,熏陶与影响了我的母亲,使母亲从小养成了意志坚韧,勤劳俭朴的美德。旧社会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母亲从十二岁开始,除了每天跟着外婆下地劳动以外,还要为外婆分担里外的许多家务活。

解放前夕,父亲被派往乐东工作。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,我们全家迁到乐东。在乐东居住的三十多年间,家里陆陆续续地添置了一些木箱、衣柜之类的家具。家里人几次劝母亲淘汰那对衣篓,但都遭到母亲的婉拒。母亲总是笑着说,放在衣篓里的衣服味道清爽,穿起来也觉得舒心。我依稀记得,有一次,其中一只衣篓被老鼠咬断了外层的几节藤片,母亲发现后,深感惋惜。当天晚上,母亲找来几条藤片,用尼龙线一节节地把断开的藤片修补好。

在我的记忆中,衣篓离开母亲身边,只有短暂的一次。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正是自然灾害,粮食紧缺的时期。我的姨妈从老家到乐东看望我们。返乡前,我母亲给姨妈准备了几斤大米和十多斤木薯干带回老家,接济生活。由于那个年代的布票是有计划分配的,家里实在找不出一条布袋,母亲只好把木薯干盛在衣篓里,让姨妈带走。姨妈临走前,母亲还叮嘱姨妈,要及时托人把衣篓捎回来。

1981年初,父亲离休后,母亲随父亲告老返乡,这对衣篓又重新回归了它的“出生地”。从此,进入高龄后的母亲,穿越完了她一辈子人生苦难的夹缝,终于步入了安守晚年的门槛,也才有了较多机会与她的同胞妹妹相聚一起互诉衷肠,共享夕阳来日不多的时光。而母亲以心相契的衣篓,也在故土默默地陪着母亲走完了她人生的旅途。

## H 流年剪影 和杨洁的一面之缘

■ 李克军

说起“杨洁”,我们就会想起86版《西游记》,只不过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只是把注意力放在“孙悟空”身上,而对“导演杨洁”却所知不多。

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。有一次我出差去北京,几个在北京工作的同学就带我去方庄美食街吃饭,高谈阔论间,我们不知不觉就说到《西游记》,然后我们就对后来的那些《西游记》吐起了槽,说除了86版的以外,其他的《西游记》全是在糟蹋经典。正这么说着,邻桌的一个老奶奶插话说:

“年轻人,话也不能这样说,每个导演对自己的作品都有自己的理解和手法,不能说谁比谁好,大家都只是在艺术道路上追求和探索罢了。”

我们一听这老奶奶言谈不俗,不禁面面相觑,不敢贸然接话,只有我硬着嘴皮子说:

“反正86版《西游记》是伴随我长大的,除了86版的以外,别的版本我都不认同。”

我话音落下,那老奶奶竟然笑着说:“感谢你们喜欢86版《西游记》,有你们的认可和支持,我真的特别欣慰,但年轻人,无论是做人还是做艺术,我们都要有一种包容和欣赏别人的胸襟,在艺术世界里,既然可以有六小龄童演的孙悟空,也就可以有另一个孙悟空,这不仅不是糟蹋,反而还是一种很好的艺术氛围呀!”

我心想我们喜欢86版的《西游记》,要她欣慰啥、感谢啥呢?和她没什么关系吧?正这么想着,我隐约觉得这老奶奶有些眼熟,于是我试探性地问她说:“老奶奶,请问您是……?”那老奶奶这才突然想起什么似地说:“哦!我忘记自我介绍了,我就是86版《西游记》的导演杨洁。”听她这么一说,我们这才和偶尔见过的杨洁老师的照片对上号,难怪感觉这么眼熟,我们当即兴奋不已,接着,杨洁老师为我们讲了许多关于《西游记》的新知识,她的自谦、广阔胸襟、睿智思维以及幽默的表达,无不使人动容,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“居高声自远,非是借秋风”,这是唐朝诗人虞世南的咏《蝉》诗,虽然李商隐和骆宾王的两首咏蝉诗和它并称为“咏蝉三绝”,但我最爱的,还是虞世南的这首咏《蝉》诗。“知了,知了”,我们的童年,就是在“知了”的陪伴下度过的。

炎炎夏日,高柳古槐,大人们午梦未回,我们一群小孩子偷偷跑出来,拿根长长的,上面拴个网兜或者缠满蜘蛛网的竹竿,循着蝉声便去捕捉知了了,这种捕蝉的方法与两千多年前的《庄子》使用的方法完全一样,《花镜》中更有详细的记载,所以这个捕蝉法该是世界上吉尼斯大全了。

蝉名蜩,又叫知了或蟪蛄,是夏季著名的高音歌唱家,法布尔在他的《昆虫物语·蝉》中这样解释说:“蝉是非常喜欢唱歌的。它翼后的空腔里带有一种像钹一样的乐器。它还不满足,还要在胸部安置一种响板,以增加声音的强度。”这就是这个不知疲倦的歌手喜欢唱歌而又声音嘹亮的真正原因。

蝉不像青蛙,只趴在乡下的池塘里鼓噪,并有“井底之蛙”之嫌,马路上一般是

## 居高声自远

■ 刘绍义

不到蛙鸣的。而蝉则不同,即使是高大的街树法国梧桐上面,也到处是蝉的歌唱,只不过常为噪杂的市声所淹没,没有乡野那种高洁的情趣罢了。乡下的蝉声像潮水,一股脑向你涌来,让你应接不暇,突然间,像是谁向它们喊了一声“停”似的,顷刻间销声匿迹。到底是谁在指挥又是怎么指挥的,让一个大合唱说唱就唱说止就止,这么一致,我至今仍回答不了这个问题。屈大均在《广东新语》中也说蝉“鸣则齐鸣,止则齐止”,但他也没有说清它们这么做的原因。

饥吸晨风是蝉的廉,渴饮朝露是蝉的清,应时长鸣是蝉的信,不为雀啄是蝉的智,首垂玄缕是蝉的礼。正是蝉的这五德,让无数文人墨客为它们留下了美丽的墨宝和诗篇。除了骆宾王的“西陆蝉声唱,南冠客思深”以及李商隐的“烦君最相警,我亦举家清”外,汉朝的蔡邕、隋朝的杨广、唐朝的许浑、宋朝的柳永、元朝的元好问、清朝的项鸿祚,谁没写过关于蝉的词章和诗篇;五代的黄筌、元代的丁鹏年、清代的居巢,还有现代的齐白石,谁又没画过蝉的倩影呢。齐白石不但画得传神,诗也题得精美,“鸣蝉抱叶落,及地有余声”,真是看着动情,听着悲壮呀。

此起彼伏的蛙声  
分明是你弹奏的旋律  
振动被星星点点的原野  
生动奶奶蒲扇下久远的传说  
而伸向天空的手指  
却无法擦拭掉眼中最后的风景